

<<万物生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万物生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660590

10位ISBN编号：7500660596

出版时间：2005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作者：冯唐

页数：25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万物生长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有趣的小说，也是一部忧郁的小说，从乌七八糟一大堆情节里，怎么看，都能窥见作者心底的纯净。

这部作品，可以比喻为一部中国特色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一个名叫秋水的男人，讲述了一群学医青年如何成长的故事。

作者将这部书“献给老妈”，许多母亲“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”。

这一次“全本”出版，经过了作家较多修正，并复原了最初的创作。

作品的第一个句子，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，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。

<<万物生长>>

作者简介

冯唐，生于1971年，北京土著。
在协和医科大学学医八年，获医学博士学位，论文涉及妇科肿瘤的隐秘起源。
赴美学商二年，获MBA，秋风起时觉得不如归去。
现就职于一家管理咨询公司，从事旧时被称为幕僚或师爷的工作，重新出没于北京。
一个朋友说：“冯唐，医术三流，做生意二流，讨美人欢心一流，至于文章，必能横行天下。
”我的劝告是，别听他们胡说，你自己读。

<<万物生长>>

书籍目录

再版序第一章 洗车第二章 人本第三章 处男第四章 哥伦布第五章 女友第六章 柳青第七章
银楼第八章 银街第九章 肉芽肿的手指第十章 我肮脏的右手第十一章 初夜第十二章 垂杨柳第
十三章 包书皮第十四章 口会第十五章 一地人头第十六章 大酒第十七章 概率统计第十八章
阴湖阳塔第十九章 昔年种柳第二十章 清华男生第二十一章 永乐五年第二十二章 非花第二十三
章 洗车后记

<<万物生长>>

章节摘录

请读片段 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，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。

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。

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，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。

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，喝点什么，聊聊，后来就有了洗车酒吧。

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，要上座桥，过一条水渠，穿一片柏树林子，挺深的。

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，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。

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，砖墙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，给人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。

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，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，确保车牌还在，至少我是。

酒吧不大，稍稍上上人，就满了。

天气不冻脸的时候，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，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，闻到柏树的味道。

现在，三里屯、工体附近，酒吧很多，三五成群，占了几条街，一家没位子可以遛哒到另一家。

入夜，东大桥斜街左右，杨柳依依，烟花飘摇，各色妇女倚街而站。

多数不象本地人士，或薄有姿色，或敢于曝露，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，还是卖鸡蛋的，或者索性就是鸡。

其实，酒吧区变红灯区，就象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。

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，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，只有卖汽车配件的，匪聚中纺路，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。

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些东西，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，我有潜质。

妈妈回忆，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，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，是个淫胚。

我从小学读到博士，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，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，现在争名逐利，津津有味。

但是那个淫胚没有发育成淫贼，留在脑子里象一个畸胎瘤，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，难以消化。

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，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胚。

我搜罗了《肉蒲团》、《如意君传》、《灯草和尚》、印度的《爱经》、亨利·米勒的两个《回归线》、英文原文的《我的隐秘生活》、《Fanny Hill》、《尤利西斯》、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以及新近几期的《阁楼》，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，英文、古文的功底都不错。

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，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磁质的密戏玩偶，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，各种姿势都有，旧货贩子讲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、教具用的，姑娘出嫁之前，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，免得尿道和阴户都分不清，让亲家笑了去，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。

但是想想只是想想，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，和我的假帐和黑钱放在一起，体现相似的性质。

我老婆五短身材，孔武有力，浓眉大眼，齐耳的短发一丝不乱，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，让我相信所有关于刘胡兰的传闻都确有其事。

结婚已经五年了，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，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，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。

至今为止，我还只能用一种最符合传统基督教义的姿势，我老婆说我不能象对待鸡那样做她，要举案齐眉，不能忘记了礼数。

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，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，她没咸没淡地说，她最近读了本书，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，生意就是生意，公事公办。

而我是个变数。

公文包即使是空的，也要往家带。

在办公室，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。

我的秘书还问我，和老婆那么熟了，小便都不回避，属于近亲，行房的时候，有没有乱伦的负罪感。

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，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。

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，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，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

<<万物生长>>

力占便宜，这里我是上级，我的秘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
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，她对香水过敏。

我以前并不知道，只是简单地认为，东方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，没必要用香水。

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，两年后她才来见我，让我知道，我说：“我初中就知道你有宜男相，一定能当英雄母亲。

”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，她香气扑鼻。

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，她仔细嗅我的皮鞋、西装、衬衣、内裤和袜子。

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，象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。

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，她说我不如杀了她，她拨电话给她爸爸：“救命！

”她爸爸是公安局长，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。

之后她后悔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，停二十分钟，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。

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，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。

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。

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，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，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。

我觉得酒吧象个胃囊，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，然后小便出去，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。

浸了啤酒，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。

泡酒吧的日子长了，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。

它的天眼分辨得出那些是鸡，那些是鸭，那些是鹅，那些是同性恋，那些是吸毒者，那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。

吸毒的比较好认，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。

有些眼影、唇膏想模拟这种效果，但是不可能学得象。

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，吸毒者的颜色从肉来，从血来，从骨头里来。

同性恋不好认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，常常会闹误会。

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，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，关键还是要看眼睛，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。

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言。

我静静坐在木椅子上，音乐和人声象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，松柏、流水、香水、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，粘稠而透明，我象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，没有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。

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，我们在里面折腾，慢慢消磨，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。

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。

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，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，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。

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，品味不俗。

有的鸡很直率，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，随手拽一把凳子在我很近的地方，一屁股坐下。

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，但是在桌子地下，渗过轻薄的丝袜，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，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，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。

她的粉涂得不好，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，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，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，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，其它浑如天成。

有趣的是，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，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，怒态变得有如娇嗔，呆板变得迷离。

她吸一口烟，从鼻孔里喷出，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要是阳痿，我可以陪你聊天，我参加成人高考，学过心理学。

”我翘起兰花指，很妩媚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同行，你丫滚蛋。

”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，都是苦命人。

偶尔打打招呼，一起喝一杯，各付各的帐。

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，不谈公司的进存销，我们讨论女人胸部的真假。

<<万物生长>>

如果认定是假的，再讨论是做的手术还是使用了魔术胸罩。

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胸罩的工艺，都是一天比一天强，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。

有时候争得凶了，各持己见，如果争论的对象是鸡，就打赌。

把姑娘叫过来，请她喝杯酒，让她当裁判，输的人付酒帐，有趣的是，这种情况下，姑娘们都真诚坦白，绝不作假。

极少见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搞错。

有些人表面风骚内心娴静，虽然有鸡态，但是绝对是本分人，教初中政治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什么的，或是在某个著名的百货公司卖床上用品，不过偶尔被上司骚扰一下。

我们也会请她喝杯酒，然后建议她入行，听从心灵的召唤，走一条别人不常走的路。

兴致更高的时候，会帮她设计，教训她不规矩的老板。

比如她一拉帘子，就表示有情况，象过去革命电影里通知地下党战友似的，埋伏多时的我们就冲上楼去，抓奸抓双。

得来的银两全归她，买些更漂亮的衣服，招徕更多的骚扰，我们再抓更多的奸，得更多的银两，买更多的漂亮衣服，如此进入良性循环。

有个姓方的服装设计师，出道后一直设计制服，民航的、邮政的、保安的、警察的、看病的、饭店的、跑堂的、清洁的、做饭的，在这个行当里小有名气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他说也该给鸡们设计一套制服，上班的时候穿上，下班当淑女的时候就脱下来，人们认起来也容易，避免误会，两下里方便。

大家都说他没有情调，花间喝道，煮鹤焚琴，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。

辨认是整个过程中最有趣味的一节，斗智斗勇，机变无穷，与事前砍价事后付钱一道，使人在这件事上区别于猪狗。

可是闲得无聊，我们还是向酒吧的老板讨了几张白纸，让姓方的执笔，大家出主意。

颜色都同意保持黑色，应该根据季节和场合分夏常服、冬常服、作战服、训练服、夏礼服和冬礼服，应该有绸子和皮革两种不同质地，应该有肩章、领花表明等级，勋章、绶带表明功绩。

最后出来的样子大家都笑了，纸上一个巨乳女子，黑衣黑靴，黑色硬壳帽，板带护腕，凤眼圆睁，横眉立目，嘴角朝下。

如果加一条皮鞭，加一句“残酷严格的奴隶训练”，加一个电话号码，活脱一个国外三级杂志上吸引男性受虐狂的广告。

那张纸后来被酒吧老板讨去，胡乱用图钉钉在吧台酒柜旁，他把我们当晚的酒帐免了，我请教过妇产科医生，她说畸胎本来是我的弟弟或是妹妹，我是个杀手，我消化了我的弟弟或是妹妹，剥夺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。

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，我有很多习惯。

公司的洗手间，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，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，拉出的大便带热气。

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，他又高又瘦，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。

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，我会便秘的。

我被他迷惑。

他的眼睛很亮，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，象四足着地的野兽。

我老婆告诉我，我刚出道做生意时，眼睛里也放绿光，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。

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阴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，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，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。

我走到他对面坐下，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，他说“是吧。

”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，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，他说他是学医的，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在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，涉及多种空间、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。

他姓秋，和清朝末年那个彪悍无比的女人同姓，叫秋水，与庄周《华南经》的一章相同。

<<万物生长>>

在如今这个呼机时代，一些小姓依赖历史上的一俩个同姓名人与呼台小姐沟通，比如“姓哈，没鼻子哈弥赤的哈”，“姓詹，詹天佑的詹”。

那个姓秋奇的女子不会想到，百年后她以这种形式被纪念，产生存在的价值。

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，听过不少人的故事。

有些人象报纸，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，有些人象收音机，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，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，选对了台，他们会喋喋不休，直到你把他们关上，或是电池耗光。

秋水不是收音机，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。

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线路，把他组装起来，安上开关。

他的眼睛那么亮，我想音色应该不俗。

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，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烦躁，甚至至今分不清故事的真假。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，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。

我告诉秋水，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，一种是明白了，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，心中了无牵挂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。

我付了酒帐，一个电线杆子、一个电线杆子地走，很晚才回家。

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，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。

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。

我说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呀。

停了停，我的老情人告诉我，孩子正睡着，挺香。

<<万物生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